

唐伯虎故事

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再版

唐伯虎故事

全一册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著者 汪 少 盒

校訂者 鍾 靈

出版者 國 光 書 店

印刷者 國 光 書 店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山東中路
一二八街六號

國 光 書 店

卷頭語

唐伯虎，名寅，字子畏，又號六如，吳縣人，是明朝宏治戊午年的解元，詩文敏妙，畫法尤其卓絕。他有一顆私章，上鐫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」，他的放誕風流，於此可見。

唐伯虎的名字，能夠為一般人所熟悉，倒並非為了他的文才，卻是為了一部「三笑」，又經許多評話、戲劇、電影、播音的渲染和傳佈，於是便成為家紆戶誦，婦孺的故事了。

「三笑」的事實，並非全無根據，「蕉窗雜錄」中，有一段關於唐伯虎的記載，說：「唐子畏於金閨見一畫舫，內一女郎，姣好姿媚，笑而顧己。即買小艇尾之，抵埠知為某仕宦家，乃作落魄狀，求為傭書者，主人留為二子傭事，二子文日益奇，父師不自子畏也。已而以娶求歸，二子不允，曰：室中婢惟汝所欲。徧擇之，得秋香者，即金見也……」我們看了這段文字，便可知「三笑」的情節，是從這段文字演化而成，不點和人物略有出入罷了。

本書搜集唐伯虎有趣的故事三十六篇，每篇自成段落，文字輕鬆談諧，讀之令人噴噱中重要的情節，都附有工細的插圖，一共十二幅，與故事配合，可說是錦上添花。

唐伯虎故事目次

一	初試喬裝	一
二	一箭雙鵰	六
三	觀花燈	二
四	三個條件	四
五	國色天香	七
六	蓮花菴	二〇
七	酒樓題壁詩	三
八	功敗垂成	七
九	風塵知己	元
一〇	臺城路	三
一一	四美圖	三
一二	九級浮屠	五
一三	虎邱驚豔	元

一四	雲巖寺	四
一五	追舟	五
一六	罵唐	九
一七	米田共唱山歌	三
一八	第二笑	五
一九	作法自斃	元
二〇	玉臂與臭腿	六
二一	常扇	三
二二	假表叔	五
二三	賣身投靠	九
二四	紫薇堂	七
二五	露頭藏尾	五
二六	兩首歪詩	元

唐伯虎故事 目次

二七	石榴·····	九
二八	賞月宴·····	八
二九	試對·····	六
三〇	被禁柴房·····	六〇
三一	傻瓜說夢·····	九三
三二	當場出醜·····	九七
三三	繪像贖罪·····	一〇一
三四	點秋香·····	一〇四
三五	載美回蘇·····	一〇九
三六	五士伴和·····	一二

唐伯虎故事

一 初試喬裝

明朝時候，江南有一個風流解元唐伯虎，他爲着要實現八美圖的志願，特地帶着一個隨身呼喚的書僮，名叫唐慶，離開了蘇州桃花塢，跑到南京去獵豔。

主僕倆到了南京之後，就在朝陽門一家「悅來」客店裏住下，這位風流才子唐解元，也就開始在南京城內進行他的訪豔工作。有志者事竟成，他在南京沒有多少時間，居然給他訪到了一位貌似天仙，才同道韜的美麗小姐，那便是陸翰林的女兒陸昭容。

這位翰苑千金的父親，名叫佩璜，家住南京太平巷。陸翰林夫婦倆，年紀都已半百，膝下無兒，僅有這一顆掌上明珠，她不但姿容秀麗，而且聰慧過人，在她父親親自教授下，不但詩書滿腹，而且琴棋書畫，件件精通，老夫婦倆爲着擇婿太苛，所以她二九年華，還是深閨待字。

舊時的一般婦女，最喜拜神佞佛，不但是逢朔望，就是平時，也愛赴就近寺院裏燒香祈禱，這位陸老夫人，自然也不能例外。

有一天，陸老夫人要赴三山街紫竹庵觀音大士前去還願，她攜了天仙化人的女兒，並帶着一名婢女，名喚春桃，乘着轎子向紫竹庵進發。

說起這個婢女春桃，雖是一個丫頭身份，卻生得非常俊俏，美麗動人，如果給她改換華上的服裝，外表看去，同樣是一個大家閨秀，誰也不會相信她是一名使女。

唐伯虎自到南京以後，天天都是在外面幹着他的訪豔工作，可是始終不曾遇到一個對象，此次也是他的桃花運亨通，恰巧那天他也在紫竹庵裏玩耍，驀然見到五百年風流冤孽，頓時瘋魔了這位唐解元，直待她們乘着轎子離庵之後，他一個人還是如醉如癡，站立在庵廊下發怔。停了一會，他纔無精打采的離開了紫竹庵，向着「悅來」客店的路上走去。沿途向人家探聽，纔知道纔庵中所見的美人，就是太平巷陸翰林的女兒陸昭容小姐，他一邊走，一邊想，此人確是合乎我理想中之八美，但侯門似海，用甚麼方法纔能如願呢？心下很是躊躇，他回到「悅來」店後，一個人躺在床上，思來想去，忽然給他想出了一個奇妙的方法。

「唐慶！……」書僮唐慶正伏在門外桌子上打盹，忽聽到主人呼喚，揉揉眼睛，急匆匆的走進房間，侍立着問道：「相公！甚麼事？」伯虎從懷裏摸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五兩重，遞給他道：「你將這銀子拿去，到外面估衣店裏，替我買一套女人穿的半新舊衣服回來。」唐慶接了銀子，露出很驚異的眼光，望着主人發怔。伯虎見他呆呆的立着不走，催着他道：「快去！我等着要用。」唐慶道：「相公！我們這裏又沒有女人，你要買這些女人穿的衣服

幹甚麼呢？」伯虎笑道：「這不要你管，你馬上給我去買來就是了。」

唐慶去了之後，不多一會，雙手捧着一包衣服回來了。伯虎將衣包打開來，見是一套細點花布的夾襖褲，一條淡青色綿綢的裙子。唐慶想在主人面前討好，笑迷迷很得意的說道：「相公！這三件衣服，我買了好幾家衣店纔買成，恰巧五兩銀子，你說便宜不便宜？」伯虎暗忖：「就是你在這上頭措一些油水，我也不會和你計較，何必一定要說得這樣乾淨！」當下也笑着說：「買得好！買得便宜！」他說着，一壁自己卸去外衣，將買來的女式衣服，一起穿了起來，大小倒還配身，不過褲子稍微短一些。他穿好之後，扭着身子笑問唐慶道：「你瞧怎樣，有幾分像女人？」唐慶瞧着主人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式樣，不由得鼓起手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相公！你現在不男不女，好像是一個雌驢雄！」

「胡說！甚麼是雌驢雄？」伯虎瞪着眼呵斥唐慶，嚇得唐慶不敢開口，祇好在肚子裏暗笑。隔了一會，伯虎對着唐慶道：「你去替我借一隻女人用的鏡箱來，還要替我盡辦一雙女人穿約七八寸大的繡鞋來。」唐慶此時，實在再也忍不住了，笑着說道：「相公！您覺着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？能不能說給我聽，這樣糊裏糊塗的，實在教人納悶！」伯虎道：「別忙，你馬上去將這兩種東西替我辦到，我不但要詳細的講給你聽，這齣戲還需要你幫忙參加一次客串呢！」唐慶也不再問，立刻走出房門，去替主人辦事。

小書僮真能幹，不多一會兒，祇見他笑嘻嘻的一手提着一隻鏡箱，一手托着一雙七八寸

大的女人繡鞋，來到主人面前交差。伯虎少不得稱讚他幾句。唐慶放下鏡箱繡鞋後，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包東西來，交給主人，伯虎打開紙包一看，喜得他笑逐顏開，原來包裹包着的都是女人頭上插的幾種首飾，和耳朵上戴的一副耳環，另外還有些胭脂花粉，樣樣都用得着，多虧他想得週到，伯虎不由得竭力誇讚他能幹。並問他這許多東西是從甚麼地方借來？唐慶道：「這些東西都是向客店裏老闆姑娘蓮芸那裏借來，我已允許她十兩銀子的酬報。」伯虎道：「應該！應該！」他又吩咐唐慶去打一盆面水進房，然後將房門關上，主僕倆就在房裏喬裝改扮起來。伯虎乘着改扮的時候，就將今天紫竹庵中遇見昭容小姐的經過，詳細細細說給唐慶聽，並且說：「如果要想達到最後的目的，必須要如此這般做，我自信憑着自己的偷香手段，不致於失敗的，僥倖大功告成，將來一定賞一個妻房給你。」這句話正說在唐慶的心裏，喜得他眉花眼笑，一心祈禱着主人的計劃馬上成功，自己也可早日得到一個妻子。他又問伯虎道：「相公！你說要我幫助你參加客串一齣戲，但不知怎麼樣的參加？」伯虎道：「我們現在改裝之後，馬上就要到太平巷陸翰林門前去扮演這一齣戲。眼前這一幕的主角就是我和你，你暫時充作我的哥哥，就說我是你的妹妹；我們到了翰林第門首，戲文就要表演了，我們祇說是兄妹兩人，來京投親不遇，現在流落異鄉，舉目無親，無路可走，願將妹子賣給人家做一個使女，我們說時更須哭哭啼啼，假使陸府中了我們這條苦肉計，這就是我第一步的計劃成功。你要記着！我們務必要裝得像，不能露出一些破綻纔好！」他很鄭重的可



正哭得起勁卻見陸家走出一個門公陸科

囑唐慶，唐慶也不住的點頭答應。

主僕倆改扮完畢，便溜出客寓，向着太平巷而去。到了陸翰林家門首，見門前高聳着兩株合抱不交的大槐樹，正中兩扇朱紅漆大門，門上矗立着一方紅地金字的匾額，上寫着「金玉堂」四個大字。伯虎心想定是這一家了，便和唐慶一同坐在門前階沿石上，馬上開始表演起來。

主僕倆真是老面皮，表演得很像，起先是掩面啜泣，後來兩個人竟好似真的哭了起來，愈哭愈傷心，愈哭愈真切，正在哭得起勁的時候，卻見陸翰林家中走出一個門公陸科，他見這般情形，不知爲了何事，馬上前去詢問。當下由小書僮改扮的哥哥唐慶，邊哭邊訴，從來京投親不遇起說到願將妹妹賣給人家做使女爲止，說得非常逼真，哭得更是十分淒慘，陸科

一想，我們老爺太太正要收買一個使女，我何不替他行個方便？他就將這一對假兄妹領到門房裏坐定，對着假兄妹說：「你們且坐在這裏等一等，看看你們的運氣，我去稟報老爺太太。」唐慶假意稱謝，不多一會，陸科從裏面出來說：「現在老爺傳你們進去，你們須小心些！」唐慶連說：「是是！……」

這也是唐伯虎的運氣好，陸翰林夫婦倆不但瞧不出他是喬裝改扮，並且肚內尋思，似這般品貌清秀的女子，也會落難賣身，惻隱之心，油然而生，陸翰林盤問唐慶淪落的情形，他照着主人教他的話應付對答，真是毫無破綻。陸老夫婦恐怕女兒不中意，復命陸科陪着伯虎入內見小姐，祇要小姐認為滿意，馬上就可成交，也是緣分巧合，加着伯虎的口才伶俐，所以昭容小姐也看不出他是喬裝，幾句問答之後，也認為滿意，這樣一來，唐伯虎的獵豔計劃已初步成功，一個解元公，暫時屈在陸翰林家中為使女了。

二 一箭雙鵰

唐伯虎喬裝混入陸翰林府中之後，更名秋月，仗着自己面龐俊俏，口才伶俐，因此深得昭容的寵愛，同時婢女春桃，對他更具好感，因為伯虎別有用心，所以他對着春桃也頗為親密。他每天小心翼翼的隨侍在昭容閨閣中，深恐祕密敗露，每逢昭容詢問時，終以花言巧語

掩飾，騙得昭容和春桃兩人毫不疑心他是一個喬裝的男子。

有一天，伯虎要掩飾他這一雙七八寸長的大腳，和賣弄他的才能起見，和昭容談話時，乘機說起自己從小爲着歡喜讀幾本書，後來又投拜了一位名師學畫，同時還學習琴棋，幸喜父母極爲鍾愛，自己又吃不起纏腳的痛苦，因此直到如今還是一雙天然足，從來不曾經過纏束。不過照現在看來，倒幸虧是一雙天然足，遇到這樣境地，還能當一個婢女度日，否則小腳伶仃，連做婢女也沒有人要了。說着唏噓不已。他這一篇鬼話，說得有頭有腦，果然打動了昭容愛才之心，當下笑着問道：「秋月！你真的懂得書畫嗎？」伯虎道：「是的！」昭容道：「你說的名師是誰呢？」伯虎故意雙眉微微一皺，做出一種非常難爲情的樣子道：「小姐！就是我家表兄唐伯虎。」他說時以手指着房間中掛着的一張立軸道：「這張畫就是他畫的！」昭容不待他說完，不由得失聲驚訝道：「啊！你就是吳門才子唐寅的高足嗎？難怪你樣樣都會呢！你既是才子的弟子，那末名師出高徒，一定畫得很好。我這桌上有現成的紙筆，你就隨意畫幾筆給我看看好嗎？」說着就命春桃端正畫具，伯虎馬上揮毫，立刻畫成一幅松鶴遐齡圖，雖則着墨不多，卻是精神弈弈，那裏像是尋常畫師的手筆。她看了不由驚喜交集，心裏着實愛羨，接着她又要面試琴棋，一經試過之後，她不由得怔怔的望着他發呆，自思像這樣的才女，那配做我婢女，就是做我的老師也綽乎有餘哩！從此昭容對他的印象，更加深了一層認識。

伯虎晚上是和春桃同床睡的，睡時深恐給春桃瞧出破綻，總是不脫衣褲，望被裏一鑽，卻將一個身子像燒熟的龍蝦一樣，曲背躬身，刻刻留神。春桃看他每晚總是這個樣子，屢次問他是甚麼緣故？伯虎推說自幼就不脫衣褲睡慣了的，可是春桃心裏總有些懷疑。

一天晚上，在五更鷄鳴的時候，伯虎睡夢中忽的翻了一個身，這一翻不打緊，睡在腳後的春桃卻給他翻醒了，一瞧被頭也有些翻在床外了，她就坐了起來，伸手過去替他蓋被，不料一手觸着一件硬梆梆的東西，細細一摸，嚇得她縮手不迭，一顆芳心，不禁突突亂跳，心裏想：「這是甚麼野男子，這般大膽，敢喬裝女子，混入香閨，這還了得，到底他是何等樣人，我且把他叫醒過來，向他盤問一個底細，然後再作道理。」她一壁想，一壁把衣服穿上，掀開被角，輕輕地跨到地下，摸到桌子邊，燃着了燈火，然後站到床前，隔着被窩，輕輕地把被中人推醒，扳着臉兒，預備向他盤詰，可憐伯虎此時正做着甜蜜的夢，想不到有人將他推醒，連忙睜開眼睛一看，不由得嚇了一驚，但見春桃怒容滿面，柳眉倒豎的立在床前，伯虎心裏明白，一定是自己露出馬腳，急忙從被窩裏一躍而起，口裏連稱姐姐，兩個膝蓋早已不由自主的跪在春桃面前，遍低喉嚨連叫：「姐姐救命！」慌得春桃連忙將嬌軀向旁一閃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一腔怒氣，已消了一大半，舉起玉手指着伯虎低聲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這樣大膽，冒充女子，混入繡閣？」伯虎聽她低聲的問，膽子大了一半，便細細地告訴她喬裝賣身的經過，又說：「此事懇求姐姐憐我一片苦心，幫助成全，將來決不相負，一定

將姐姐收作二房，同回姑蘇，永偕白首。」春桃暗想：「他如果真是唐伯虎，不但是我，就是小姐，也會應允的，但不知他真假，必要問一個明白。」主意想定，便問道：「你說是吳門唐伯虎，有何證據？」伯虎道：「我在小姐面前畫的松鶴遐齡圖，你已瞧到了，不信，我還有一顆白玉小印，你瞧！」說罷，他就在貼身襯衫上掏出一顆小印來，遞給春桃道：「姐姐！這是我書畫上用的小印，你總可相信了吧！」春桃接來一看，果與小姐房間裏掛着的那幅畫上的印章一樣，疑心頓釋，祇對着他癡看，兩頰上立刻泛出兩朵紅雲，脈脈含情，似有話要說又不好說出口的樣子。

伯虎見春桃默不作聲，心想事已成功一半，他仍舊跪在地上，懇求春桃到小姐面前替他說明喬裝賣身的苦衷，務要開恩答應這頭親事。可是春桃那裏有這樣的大膽量，所以不敢答應，禁不起伯虎苦苦的哀求，春桃祇好說：「相公！你請起來，小姐方面，在可能範圍內，我一定幫助你就是了！」伯虎連忙從地上立起，向她作揖稱謝。

春桃爲了想做解元夫人，不得不替伯虎劃策，使小姐就範，可是她想來想去，一時間總想不出好的辦法，最後給她想了一個計劃，便笑對伯虎說：「相公！我現已想到了一個辦法，不知有否效驗，那要碰你的運氣了。」她就將錦囊妙計，如此這般的說給伯虎聽，伯虎笑說：「姐姐！這法子很好，今天晚上就進行，大功告成後，我馬上離開此地，去請冰人前來作伐。」他說着，又向春桃深深的一揖，慌得她躲避不迭。

這天夜飯過後，她們主僕三人，閒着無事，昭容命春桃泡上一壺香茗，焚上一爐清香，要秋月操琴一曲解悶，伯虎正中心懷，立刻調和絲絃，按準宮商，施展生平絕技，彈出一曲「鳳求凰」，聽得昭容心嚮神往，極口讚美。春桃道：「小姐！這彈的是甚麼曲調？」昭容聽了她一眼道：「這是鳳求凰，便是司馬相如挑逗卓文君的那個曲子。」伯虎彈完之後，重又彈了一曲「紅豆相思」，這一下越發把個昭容聽得如醉如癡，怔怔地望着伯虎出神。伯虎見機會一到，連忙走到昭容面前，深深的一揖，昭容一時弄得不知所措，笑道：「秋月！你瘋了嗎？」伯虎笑道：「小姐勿驚，我並非女子！」他說時已恢復了男人的聲音，嚇得昭容急忙退後一步，扶着春桃的肩頭，喝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伯虎又是一套老花樣，雙膝一屈，跪倒在地上，陳述一番和上次告訴春桃一樣的話，要求小姐允諾。昭容氣得說不出話，春桃在旁故作斥責，並道：「你說是姑蘇才子唐寅，有何物可證明？」伯虎道：「我有真憑實據！」他說時，又在內衣上取出那顆白玉小印來，遞給春桃，春桃轉呈昭容，昭容一瞧，果是「唐寅之印」四個篆字，一腔怒氣，已平了大半，春桃乘機道：「小姐！事已至此，如果不接受他的要求，傳說開去，我們就是用盡西江之水，也洗刷不清！」此刻昭容粉頸低垂，心下已是默許的了，但不好意思出口，過了好久，纔擡起臉兒，望着跪在面前的唐寅說道：「你既是堂堂解元，怎麼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這兩句聖人之言都會忘掉，瓜田李下之嫌，你難道不知嗎？你要我允許，這也不難，你須今夜立刻離開此地，趕速回去，挽回月老來轉

合，想我爹娘慕你大名已久，決無不允之理。」她說罷，回顧春桃道：「你乘此刻夜間無人，趕緊送他由後園門出去，讓他走路！」說着，嬌軀一扭，自顧自入內室去了。伯虎這時由地上爬起，向春桃致謝。春桃道：「不要多囑囑了，快些跟我走！」當下春桃送他從後園門出去，好得夜間陸府上沒有一個人曉得。唐伯虎此番首次出馬，居然一箭雙鵰，他離開陸府之後，興匆匆地回到客店裏去了。

三 觀花燈

一天，祝枝山正閒坐在家中，忽見唐慶進來，送上伯虎的書信，請他馬上回到南京，往陸府中作伐，並許他優厚的謝銀。枝山生平愛財若命，自然滿口答應，就跟着唐慶，馬上動身到了南京。唐祝見面之後，免不了有一番別後的寒暄，當晚伯虎置酒相待，兩下談談說說直到初更時分，方始歸寢。

第二天，恰巧逢到燈節，南京城裏，家家戶戶都是懸燈歡宴，大戶人家更是請了高手燈匠，鉤心鬬角，紮成各式各樣的花燈，從大門掛到內廳。這一天就是平日足不出戶的名門閥秀，也要出外瞧瞧熱鬧。

是日伯虎夜飯過後，和枝山商量，今晚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，正好繼續進行獵豔的工作，

以期早日完成八美團圓的目的。他們商量好了之後，伯虎仍扮成一個村姑模樣，一扭一捏的在房間裏踱着，枝山見了笑道：「子畏！你扮女子倒扮出滋味來了！像我這副嘴臉，別說喬裝奶奶小姐，便是改扮一個燒火老媽子，恐怕也改扮不像呢！」伯虎瞅了他一眼說道：「你這副賊腔，扮一個小偷或者是一個叫化子，倒有幾分像！」說得旁邊立着的唐慶也笑了起來。枝山道：「好！我就扮一個叫化子，陪你到外面去玩玩吧！」伯虎道：「我扮女子的服裝，是上次唐慶替我化了五兩銀子買來的，但是叫化子的服裝，估衣店裏是買不出的，你有甚麼辦法呢？」枝山向唐慶說道：「唐慶！你能夠替我辦一套叫化子的衣服來嗎？」唐慶笑道：「這種衣服到甚麼地方去買呢？我有一件舊衫子，再去尋一頂破羅帽和一雙舊鞋子，就行了。」伯虎點頭笑道：「很好！你趕快去替祝大爺找來，定有重賞。」唐慶笑着出去找尋，不多一會，他果然找來一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衫子和一頂蜂窩似的破羅帽，還有一雙沒有後跟的破鞋子，一共三樣東西，放在桌子上說道：「祝大爺！你不嫌骯髒，就試穿着，看配身不配身？」當下祝枝山立刻脫下青衫，換上這套破衣服，等到打扮完畢，真和叫化子沒有兩樣！

他們兩人改扮過後，互相對看了一陣，覺得都沒有甚麼破綻，這纔吩咐唐慶，叫他鎖上門戶，也儘管出外看燈，吩咐過後，兩人悄悄地各自後門溜出。

此時南京城裏的街上，到處懸掛花燈，不論大街小巷，無不人山人海，擁擠非凡。不